梧州明清史迹文献考察记

任 道 斌

梧州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陲的美丽城市，地处北回归线，气温湿润，四季常青。浔、桂二水经过无数迂回曲折，从群山中脱颖而出，在此汇成西江，金波起伏，洪流浩荡，滔滔进入广东平原。其地古称苍梧，战国时属楚，唐高祖武德四年（621年）改称梧州，素为沟通两广水路的咽喉要津，历史文物亦较丰富，市郊有西汉窑址和北宋铸钱工场遗址，市内有五代南汉刘䶮时期的大铜钟等。今年夏天，我因事赴桂，遂便道访问这座依山傍水的古城，在市委的帮助下，考察明清史迹与文献。

我们驱车来到位于市区北山的中山公园，山顶有民国初期修建的中山纪念堂，方座圆顶，给人以庄严肃穆的感觉。纪念堂前广场两侧，竖立着四根高大的圆铁柱，巍然挺拔，如有擎天之势。柱高十多米，直径三十厘米，深褐色的柱身上铸着“大明成化七年辛卯总府造”数字。据《明史》记载，天顺年间广西爆发瑶民起义，朝廷震恐，遣左佥都御史韩雍前去镇压。成化元年（1465年）官兵破大藤峡，屠杀瑶民一万三千余人，韩雍因此擢任左副都御史，总督两广军务，后丁忧归。不久，忻州一带瑶、壮少数民族再度举义，势若燎原。成化六年韩雍以右都御史重新总督两广军务，磨刀霍霍，残酷镇压少数民族起义，至成化九年致仕北返。故尔这四根圆铁柱为韩雍第二次总督两广军务时的遗物。承市委梁茂宏同志介绍，铁柱原是梧州桂江浮桥两端的支柱，后改建大桥，乃移置于此。俯首山下，桂江碧波如澜，其深莫测；仰视四根大铁柱，屹然伫立，笔直轩昂，虽然它们曾维系桂江浮桥，负荷两岸频繁的军运和交通，但却没有弯曲或形变，而且铁柱表面光滑整洁，更不见有沙眼或气孔的痕迹。五百年来，物换星移，在岭南潮湿多雨的环境中，圆铁柱居然无明显的蚀烂朽腐，令人不禁叹为观止！明末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称：“铁莫良于广铁”，“广州之佛山多冶业”，“俗善鼓铸”，“消炼既精，工法又熟”；又称“凡一炉场，环而居者三百家。司炉者二百余人，掘铁矿者三百余；汲者、烧炭者二百有余。驮者牛二百头。载者舟五十艘。计一铁场之费，不止万金”。虽然我不敢断定这四根浮桥圆铁柱必为佛山所铸，但它们的巨大、坚固、耐久，因而反映明代中期两广冶炼技术的高超、手工业生产的繁盛，以及“广铁”的质地优良，则是无容置疑的。

梧州的明代文物，除成化圆铁柱外，还有新近从苍梧县猪腰山兴陵附近出土的货币、玉石佩饰等，系从盗墓者手中追回，现存于梧州博物馆。计有二三十斤“万历通宝”、“天启通宝”铜钱，数十种玛瑙珠、翡翠石和玉石佩饰，有的如松绿，有的如血红，有的如莲花白，有的如鸡冠紫，晶莹玲珑，堪称珍品。其中有件寿字玉块，做工尤为精致细巧。另一件脂色玉佩，刻着“雪满山中高士卧，月明林下美人来”的诗句，象是从中原流入的玉器。此外还有十数枚金、银“大明通宝”。金币直径8.5厘米，厚0.1厘米，每枚重约2.5两，含金量达95%；银币直径7.2厘米，厚0.1厘米，每枚重约1.4两，均为圆形方孔，有明显刀凿之痕。特别是币上“大明通宝”四字，字体不佳，枚枚各异，完全是粗糙的手工琢成。据殉葬的玉带佩饰来看，墓主可能是王族或大臣。

兴陵即桂王朱常瀛之墓，他是明神宗朱翊钧的第五子，天启七年（1627年）封藩衡州（今湖南衡阳）。崇祯十六年（1643年）张献忠陷衡州，他弃城南逃，明年死于梧州，遗二子：长安仁王朱由楥，次永明王朱由榔。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安仁王亦病死梧州。翌年唐王隆武政权覆亡于福建，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戴永明王继明统，是为永历帝。顺治五年（永历二年，1648年），广东清将李成栋归明，为输诚示忠，李成栋于兵荒马乱中修筑兴陵，厚葬桂王于苍梧猪腰山，安仁王葬于兴陵附近。民国初年，军阀混战，兴陵被反动武装盗窃一空，据说当时两队士兵为抢夺这些地下之宝，光天化日之下不惜架起机枪互相扫射，其野蛮与无耻，实可使偷盗东陵的孙殿英之流瞠乎其后。现在从兴陵附近出土的文物，似为安仁王的殉品。我觉得其中做工粗陋的金、银币虽不及精致的玛瑙玉佩来得可爱，但它们却有较高的文物价值，不仅因为这些金银是晚明地方上私制的货币，较为稀少，而且它们还是说明当时局势混乱的信物。崇祯王朝灭亡后，南京成立弘光政权。继而浙有鲁王政权，闽有唐王政权，虽属唇齿，却形同水火，鹿死谁手，犹未可知，加上道路梗阻，消息不确，世人于变幻莫测的时局颇有无所适从之感，因此这批殉葬的金币、银币，不镌具体的年号，只镌“大明通宝”而已。由此亦可略窥明清之际南国人心、政局动荡不安的一斑。

永历初政时期，梧州更属多事之区。永历帝虽在肇庆登基，但梧州却是他时常出没或驻跸的地方。据瞿式耜《瞿式耜集》、刘湘客《行在阳秋》、王夫之《永历实录》等文献记载，顺治三年朱由榔监国不久，清兵入赣，他闻风丧胆，由肇庆逃奔梧州，俟惊魄稍定，乃返肇庆登基，又因清将李成栋攻入广州，再度亡命梧州。顺治四年（永历元年），他由梧州而桂林，而金州，而武冈，而柳州，再而桂林，远遁南宁，一年中数遭不测，舟居靡定，奔走不常。顺治五年得江西金声桓、广东李成栋归明之讯，才沿江东返。其时弹冠者遍地，李永茂、晏日曙、田芳、郑封四大臣，见粤局改观，以为中兴有望，纷纷出仕，集于梧州，翘首西望，盼迎圣驾。孰知永历途经浔州，被旧总兵庆国公陈邦傅留难，视之如奇货可居，要挟封爵，胡搅蛮缠，羁固达三个月之久。李永茂等四大臣在梧州望眼欲穿，圣驾杳不可得，未免焦躁不安，他们舣舟鸳鸯江（浔水黄，桂水清，交融之处江面呈二色，俗称鸳鸯江），暑中闲游梧州角咀青蛇庙，纵谈时事，竟突然喘急暴病，俱死于庙中。清人计六奇以为他们都是中原人，不服南方水土所致，见于《明季南略》。经市委梁同志指点，我们找到了青蛇庙遗语，梧州多蛇，此庙过去庭柱和梁上常有青蛇盘绕而不伤人，当地信徒奉若神明，故名。现在蛇庙已不复存在，但李永茂的遗著《蒙难记》永历刻本却一直保存完好，这部书记载南明政权人事蜩螗、门户林立的情况，《文物》期刊曾作介绍，此不赘。陈邦傅的跋扈，固然使永历帝无可奈何，但却惹怒了拥有重兵的李成栋，遣大将杜允和西上迎驾，陈邦傅见势不妙，只好忍痛割爱，让傀垒天子解缆东下，永历帝遂取道梧州，荣归肇庆。可惜好景不长，顺治七年正月，清兵克南雄、韶州，永历帝又如惊弓之鸟，从肇庆奔到梧州，至十月再溯江西走，驻跸此地大半年。这段时期永历帝也许出于防卫的需要，远避闹市，栖身于距市区东面约八里的西江江心小岛“系龙洲”上。在主人的热情照料下，我们又乘快艇专程到岛上进行考察。

“系龙洲”为西江中的突兀小丘，长可百余米，宽可六七十米，最高处约十米，屹立江心，有“龙洲砥柱”之誉，为梧州八景之一。一度追随永历帝的王夫之，在《姜斋五十自定稿》中有《苍梧舟中望系龙洲》诗，赞美此处“暮云笼山碧，绿树沉流影”的景色，以为“万古苍梧愁，因兹慰孤耿”，对永历政权寄以很大的希望。但是永历帝却辜负了这些爱国

者的热忱，他自知无拨乱雄才，又骑虎难下，只好维舟蕞尔晓岛，醉生梦死，歌舞达旦，自我解嘲，此时行在奚囊萧索，臣下常有呼庚呼癸之哀，中秋佳节，大学士严起恒见群臣无金镜之献，亲书“水殿”二字，置一牌坊，乘舟鼓吹入贺，聊慰朝中寂寞凄凉，小朝廷的不景气，竟至于此！百闻不如一见，我曾在南京寻访占地数十顷的明故宫，又在北京见到紫禁城内雄伟的三大殿，明初的强盛，并非虚言。如今在梧州见到向往已久的永历帝“水殿”，居然形同荒丘，当时朱氏景况一落千丈，宫中的狼狈与萧条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明朝末代皇帝有如强弩之末，已无回天之力，臣下亦乏韬略之士，大多是投机政客，沽名钓誉，蝇营逐利，诚如瞿式耜所言，“干济则平常，争官则犀锐”，“毕智尽能，朝营暮度，无非为一身功名之计”。内部派系纷纭，如同散沙，互相倾轧，闹得一派乌烟瘴气。给事中金堡、蒙正发等五人，受御史程源、阁臣吴贞毓排挤，被指为“五虎”，瑯珰入狱，备受拷打。严起恒为了息事宁人，跪在东面与“系龙洲”十数米之隔江中另一突兀沙丘中，恳请开释“五虎”。三百年前，这小岛上曾演过一出不大不小的闹剧。

然而当时也有一些明白人不为利禄所动，看不惯朝政的腐败，避开是非，隐居深山，究心学问。杰出的学者方以智即是其中之一。他遭到弘光王朝权贵马士英、阮大铖排挤，从江南流离岭表，改名换姓，采药罗浮山，后为父执瞿式耜收容，共同辅佐永明王登位，起草监国诏书，擢为少詹事。但不久即受到太监王坤的猜忌，方以智深感“木秀于林，风光摧之”，于是挂冠而去，避地梧州，卖画为生。顺治四年，朱由榔拜他为大学士，方以智十疏坚辞，托病入桂西、湘黔，考察地理、民俗，搜采方言，寻访草药，后隐于平乐平西山，修订《物理小识》、《通雅》，著述自娱。顺治七年，清定南王孔有德陷广西，方以智被捕，押至梧州，因趋云盖寺削发为僧，羁于冰井寺，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。翌年秋，在清刑部湖广司立事、诗人施闰章的帮助下，才得北返故乡桐城。方以智在梧州羁留时期，于荒草漫野间访冰井泉，寻找唐代文学家元结《漫泉铭》碑，乐观、自信之情不减昔时，并写下著名的五言诗《和陶饮酒》二十首，聊寄追慕陶彭泽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情操，前十首草书真迹，豪迈而秀逸，现存台北士林故宫博物院，二十首诗的全文则刻入《浮山后集》，较为罕见，现藏于安徽博物馆。所惜这位学者栖身过的云盖、冰井两寺早已颓败湮没，哲人雪泥鸿爪，亦不见丝毫。然而我们回到市区，还是去参观了两寺的遗址，考察方以智为僧时抱甕烹茶、撞钟念经的环境，发了一番思古之幽情。

明清之际两广政局一直动荡不安，直到康熙初期平定三藩、台湾回归之后，局势才渐趋安定，经济生活也出现繁荣的局面。乾隆时广西农村商品生产较为活跃，民船满载“鱼苗、稻谷、杂粮、柴草”，往来频繁。但也发生“船头、胥役封勒索扰”之事，为此官府常有告示、禁约发布，勒之贞珉，公诸要津。这些碑刻文献是反映当时社会治安、经济生活的重要原始材料，它们不见于一般史乘、笔记，而且碑刻原体历经动乱大多遭到破坏，因此存世甚稀，愈见珍贵。在梧州北山，我见到乾隆四十五年《奉宪禁止滥封九江民船勒石永遵碑》，可惜碑文漫漶不堪，难以卒读。另有一块嘉庆七年（1802年）《奉宪禁革平桂倒扒船杂差碑》，字迹大体可辨，因录于后，供研究经济史的同志参考：

钦命广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加十级纪录十次清、钦命广西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驿务加十级纪录十次公，为遵批示禁事。案奉阁督部堂觉罗吉批倒扒船户黄臣福、曾逢书、黄朝运等具控“杨升、汪全等跻充衙蠹，盘踞梧江，私设大小船行，抽分银两，呈请出示严禁”，并据黄臣福等呈前由，奉批：“查私设船行抽分银两，最为苦累贫民，久经饬行禁，

口口匪棍杨升等，胆敢抗违，肆行勒索，可恶已级？仰西按察司会同布政司，一面出示勒石永禁，一面按名严拿究治，毋稍宽纵。仍将遵办缘由先行禀覆，黄臣福、吴维训、周绍纶等呈并发。”奉此，除饬将杨升等严拿究治，并将示禁缘由禀覆督宪外，合行出示，勒石严禁。为此示，仰尔倒扒船户人等知悉，嗣后一切杂差概行免办。如遇铜差到境，照依原定章程十分装拨当应，不得违误。该县务须查明需用船只多寡，按数发封，交船户头人拨应，按站给价，不得假手差役，滥封滋弊。倘有私设船行，抽分银两，借差滥封船只，勒索拦阻，苦累贫民，许被害船户禀官究治。尔各船户不得抗违误差，亦不许藏匿匪类，并夹带违禁货物。倘有故违，一径察出，定即照依严办，均毋有违，特示。本年二月十口日，黄富稳、刘圣语、黄万、罗贤、文顺、周登江等，以滥索民危等事乞叩，阁部堂觉罗吉批：“查私设船行抽分银两，最为苦累贫民，久经饬行禁革，乃匪棍杨升等胆敢抗违，肆行勒索，可恶已极！仰西按察司会同布政司，一面出示勒石永禁，一面按名严禁究治，毋稍宽纵。仍常遵命缘由先行禀复，黄臣福等呈并发。“四月二十五日，黄朝运、曾逢书等以乞恩赏示勒石事恳叩，藩、臬二宪清、公批：“仰梧州府查照前奉督部堂批示，并本司等檄发告示，勒石永禁，一面按名严拿究报，仍候再给该船户告示一道，照依刊刻竖立，遵照毋违。”五月十三日，黄臣福、曾逢书等以乞恩赏示勒石事乞叩，梧州府宪王批：“已饬县勒石垂示矣。”六月二十五日，黄臣福等以串差违示等事续叩，臬宪公批：“本案前奉督宪批司出示，业经示发告示，勒石永禁，并严饬按名查拿船行杨升等宪处，何以仍〔缺十四字〕，即饬令张挂告示严究具报，抄粘并发。”八月初十日，黄臣福等以恳请勒石示禁事叩，王批：“候饬苍梧县勒石禁革。”嘉庆七年口口口口口日。

梧州尚有新发现的一具清末女柔尸，因时间关系，未及参观。六月的南国，骄阳似火，热不可耐，但是在市委的热情照料下，我们还是顺利地完成考察，加深了对明清史的感性认识。尤其临别时市委书记所说：“欢迎你们再来，我们愿意提供方便，为挖掘历史遗产，建设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！”使人如坐春风，一直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美好的记忆。

（上接16页）

⑮㉓刘健《庭闻录》卷三

⑲㉑㉒㉝㊲㊺魏源《圣武记》卷二《康熙勘定三藩记上》

⑳《清世祖实录》卷138；卷141；《新纂云南通志》卷127军制考二藩兵

㉔㉕《云南府志》卷五《沿革志·大事考》

㉗仇蜕《云南事略》

㉛㊱㊴㊵㊶㊻刘健《庭闻录》卷四